

楚水周刊

第6版

2017年6月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郭亚群

组 版:施佳

联系电话:80259332 投稿邮箱E-mail:95287567@qq.com

毕飞宇工作室·广场书屋

从2017年3月起,每周六周日全天开放,

开放时间上午9:00至11:00,下午14:30至17:00。

欢迎广大市民前来享受知识的阳光和雨露。

兴化日报

责任编辑:郭亚群

组 版:施佳

2017年6月9日 星期五

《兴化日报·楚水周刊》每周五出版 2017年第21期 总第190期

楚水周刊

第3版

联系电话:80259332

邮箱:95287567@qq.com

书桌散墨

□潘 健

“忘记那些痛苦/你带给别人的。/忘记那些痛苦/别人带给你的。/河水奔流不息,/泉水兀兀着消逝,/你走在这土地上而你正将它忘记。”五月,清亮的早晨,抄写米沃什的《忘记》,四周一片寂静,往事浮上心头。

16年前,我仿若风中的柳絮飘到了一座小镇,对未来不可知。懵懵懂懂,在这里工作、结婚、生子,铺开一生的轨道。当初来到那个叫高级部的地方,我们10个年轻人,住集体宿舍,一起吃饭,一起玩乐。故土在身后,在40公里外的北方。

那是一段怎样的日子?一群年轻人,不会竟逐名利,只会恋恋情义。青春肆意升腾。有男有女,有酒有球,还有说不完的话。每一个日子都是单调的,每一个日子都是饱满的。周末,一辆辆摩托车驶向北方。下雨的周末,回不去的周末,人人浸钱,在大食堂里,有人择菜,有人煮饭,有人洗碗。然后,聚在一间屋里看影碟。有人品尝爱情的甜蜜,有人流下失恋的泪水。

人生若只如初见。渐渐的,故土在身后变得模糊,我也写不出感伤的诗歌;渐渐的,我们越走越远,有人离开,有人留下——留下的人呢,也渐渐的,走成了林中若干条路。从情义中过来,向名利中走去。有些人再回情义,有些人掉头不顾。或许就像村上春树说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工作似乎乏善可陈。学校名称一直在变,从“××高级中学附属初中小学部”到“第二小学”,再到“小学分部”。风云变幻,个人岿然不动。我还是孩子王,小学语文老

那些河流的名字仍旧陪伴着你

□陈 斌

皖南的逶迤青山深藏着众多底蕴深厚的古村。唐模村便是其中的一座。唐模檀干园前的古道上,矗立着古朴坚实的“同胞翰林”坊。石坊旌表了祖籍唐模的许承宣、许承家兄弟,他二人先后得中进士,又俱曾在翰林院任职,于是有了“同胞翰林”的美誉。

从许承宣、许承家的曾祖父起,许家就已寄籍在扬州府江都县经商,他们的父亲许明贤(字仲容)通过经营盐业积累了殷实的家业,是一位乐善好施的大徽商。扬州府的主要盐场都在兴化境内,许家在兴化西城外大街西首的太平垛上建造了一座徽派建筑风格的大宅子,人称“许家大府第”。

兴化西城外至今流传着“许半街”一说,街上依然生活着“同胞翰林”的后裔。从明末清初至民国,唐模许氏在兴化发展成了亦商亦儒的大家族。曾经的许家在西城外大街石桥口一带开设着南货行、布庄、酱园,族人又大都居住在街南侧有着半条街长度的许家巷里,家业之盛,以“许半街”称之并不夸张。

清末民初所建的“许家大院”与祖居“许家大府第”都有着不同于本土建筑的徽州风格,精致砖雕的门楼、福祠(佛龛),“四水归堂”(意为积聚四方财富)式的庭院,细腻传神的木雕,无不显示出徽人家的旧日风韵。

当年,许承宣、许承家兄弟是以江都学籍考中进士的。许承宣,字力臣,号筠庵,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进士;许承家,字师六,号来庵,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同胞兄弟相隔九年高中进士,这在中国科举史上并不多见,这与许氏的良好家教有关。许明贤少时在休宁齐云山读书,后出外从商,他从不提倡儿子辍抄书,认为那是无用之学,而主张他们从历史与名臣事略中获取务实致用的学问。正因为此,许承宣为官能洞察时弊,直言上疏;许承家博通经史,淡泊名利,诗文与兄齐名。许氏同胞的处世为人深受父亲影响,他们通过科举光宗耀祖后,并不贪恋官场,而是将诗礼家风传承给自己的儿孙。许承家之子许昌龄(字眉石)官刑部主事,许昌龄之子许迎年(字荔生)为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官居中书舍人。许迎年与夫人徐德音(字淑则,著名女诗人)教子佩璜、信瑞俱成贤材,一门风雅,众人传颂。许家遭获“四代簪缨,文学相继”的美誉。

许家后裔许炳麟(字玉书)先生不坠家声,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教育家。许炳麟先生系清秀才,民国五年(1916年)出任为兴化时思小学校长,他管教优良,成绩卓著,于民国九年(1920年)获得过教育部颁发的“四等奖章”。民国十七年(1928年),许炳麟被当时的教育局委任为兴化通俗教育馆馆长。通俗教育馆即早期文化馆雏形,当时设有讲演、图书、体育三个部门,积极提倡“社会教育”。许炳麟上任后,被派往无锡、常州等处参观学习。次年,通俗教育馆改设为民众教育馆,他带回家乡的众多先进经验被运用到社教事业的推广工作中。同时,许炳麟先生还是一位颇负盛名的文史专家,他不遗余力地搜集、整理乡邦文献与文物,在1958年被聘任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兴化获此荣誉者屈指可数。许炳麟的长婿黄悦亭(祖籍江西樟树,随父迁兴)亦是一名杰出的爱国商人,民国时曾任民主政府救济会副会长、工商联副主任等职,他积极支持过抗日,又在建国后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带头捐款购买飞机大炮。

除唐模许氏外,兴化许姓名人有明代抗倭名将,号称“铁面将军”的许棚(字廷举),善古文诗赋、与宗臣为友的“鹤野先生”许性之等。

学故丛谈

□陈 斌

唐模许氏亦商亦儒

钩 沉

□李东平

父亲的爱——纪念父亲李健牺牲70周年

1966年,我21岁时才知道我的生父叫李健,是烈士;才知道我一岁时就跟着爸爸妈妈进了芦苇荡,两岁时爸爸牺牲在芦苇荡。

父亲长什么样子?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么牺牲的?他不去问妈妈,她一直没有告诉我,肯定有她的原因,我不想让妈妈难过。可是我不知道还可以问谁,当时的条件又不可能去实地查找。

1979年我写信向兴化县委求助,他们回信的第一句话就是:“东平同志,收到你——李健烈士女儿的来信,我们非常高兴!兴化的老同志不但怀念李健烈士,也很关心你的女儿——小东平!”

当收到兴化烈士陵园寄来的父亲李健的照片和简历时,瞬间泪眼朦胧,我终于看到了父亲。我把相片紧紧地抱在胸前,千言万语呼唤着父亲……

在寻找答案的路上,最先让我知道的是,在战争年代的父爱,竟是以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妈妈告诉我,当敌人大肆“清剿”时,身为高邮县委书记、高邮团政委的父亲,怕把我寄养在敌占区老百姓家里不安全,就把我带进了芦苇荡。可是,一岁的孩子哪能扛枪炮的厉害,冷了饿了,不舒服了总是要哭的。父亲怕女儿的哭声引来在湖荡中疯狂“清剿”的敌人,危及同志们的安全,他严厉地叮嘱母亲:“如果遇上敌人,你一定要用被子把小东平捂紧!”母亲惊叫:“那会把她闷死的!”“女儿是我们的宝贝,可是为了大局,为了同志们的安全,我们必须作出牺牲!”父亲语气坚定,母亲默默流下眼泪。

当父亲在革命事业和年幼女儿的性命之间做出选择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这种选择,对于父亲来说,是多么残酷,又多么无奈!

后来,妈妈下狠心通过地下党悄悄把我送到一位老奶奶家寄养。感恩老奶奶和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使我躲过了

敌人一次次地搜查、盘问,幸运地活了下来。

1980年清明节,我第一次去扫墓,这年我35岁。

为纪念李健,解放后当地人民政府将父亲牺牲的地方命名为“李健区”“李健乡”,并把父亲的事迹编入当地中小学课本,同时还将他写的诗句谱上曲,在学生中传唱。

1991年父亲牺牲44周年,当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自发捐款,在李健乡两条河川交汇的高地上,修建了高14.5米的李健烈士纪念碑。

1997年父亲牺牲50周年,兴化市举办了大型纪念活动,并在李健烈士纪念碑处修建了李健烈士陵园。

2007年父亲牺牲60周年,在兴化市革命烈士纪念馆的千秋广场,修建了李健等8位烈士的半身铜像。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当地人民对他们 的县长、县委书记李健那么热爱?听了十几位老前辈给我讲述父亲李健的故事后,我找到了答案:父亲热爱兴化、高邮这块红色热土和人民,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为人民尽天职”的诺言。

一位伯伯说,1938年李健在新四军挺进纵队举办的抗日军政学校学习后,秘密联系了很多抗日青年,发起组织“抗战剧社”。

1939年,我的父亲在江苏泰县国民党政府的警察中队做党的秘密工作时,不到半年就在保警一中队建立了中共秘密支部,不久连警察局长都被发展为中共党员。

1940年5月,我的父亲受命到兴化城开展秘密工作。他以国民党兴化县警察局警察的公开身份开展地下工作。曾打国民党顽固派89军军长李守维公馆当勤务兵,採取了不少重要情报。

黄桥战役前,接到中共苏北区委副书记陈丕显同志的指示:务必尽快切断韩德勤部的水上运输线。我的父亲立即通过运输队地下党员,秘密发动船工将21艘机

1977,不可忘却的高考记忆

□本报记者 向 东

1977年,因受“文化大革命”冲击已停止十多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重新恢复。当年,全国各地心怀公平与梦想的青年以平等的身份走进考场,获得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因为高考,那年的冬天,被人称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高考,重拾起考生和家长的信心与希望,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高考,推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让人才选拔功能重新回归。

40年前的高考,储存着时代的记忆,记载着社会的变革。当恢复高考的希望在遥远的天边升起时,兴化同样迎来了充满激动与期待的曙光。又到一年高考时,此时再度回望那一年,时代的意义与烙印似乎更加清晰,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涌上心头。

那一年,县委高校招生委员会正式成立

市档案馆档案库房里,码放着一排排整齐的档案资料。在这里,时空好像被压缩,岁月似乎已凝固。在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记者见到了那段特别的高考印记。

高校招生工作全面展开后,当时的兴化县委成立了高校招生以及专门的办事机构,深入贯彻落实上级招生工作精神,部署和指导全县的招生工作。

1977年11月5日,兴化县委印发了《关于成立一九七七年高校招生委员会的通知》。通知内容为:根据国发[1977]112号文件精神,为了加强对今年高校招生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江苏省兴化县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由曹如九、史兆英、于俭民、吴坚、张杰、解映宏、刘映坤、徐宏元、王炳华、毛同根、蔡培等同志组成,曹如九同志任主任,史兆英、张杰二同志任副主任。下设招生办公室,毛同根同志任招生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设在县委教局内。

11月11日,江苏省兴化县革命委员会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文件通知(兴革招[1号])明确,“江苏省兴化县革命委员会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印章自11日起正式启用。12月15日县委招生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参加省统考有关事项的通知》中说明,当年的省统考时间为12月23日。

招生制度改革大得人心、大快人心、大称人心

为宣传和指导全县招生工作,当时的兴化县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出了多期招生工作简报。第一期简报标题为《全党同志 全力以赴 搞好今年招生工作》,文中用“形势很好”总结了前一阶段全县招生工作情况。

“对今年招生制度的改革,人人满意,个个高兴,工农兵欢欣鼓舞。他们一致反映,招生制度的改革大得人心、大快人心、大称人心。”简报总结出五个方面的好处:(一)有利于广开才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适应四个现代化需要。(二)有利于推动中小学教育

革命。(三)促进了知识青年认真学习文化知识知识。舍陈公社有五个插队知青,其中只有一个报考,但是他们自动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坚持学习。(四)促进了上山下乡工作的开展。竹泓公社有个七四届高中毕业生,迟迟不肯插队,在招生工作的推动下,主动办了插队手续。(五)改变了社会风气。过去招生是找人说情的多,现在是个个认真复习迎考试。

“从报名的情况来看,报考人数比预料的少,报考大学的又比报考中专的少,许多人‘降级压价’。”简报分析“降级压价”的原因有五个方面:不敢报,怕水平低,怕农村的学生考不过城里的学生或今年复习打基础,明年再报考;不能报,有的人家庭有一定的负担;不想报,有了工作的人算经济账;初中毕业生怕被高中毕业生压排;个别领导不支持,怕骨干走了影响生产、影响工作。简报中说,针对以上情况,县招生办分别做了工作,鼓励符合条件的知识青年积极报考,让祖国挑选。

当年的考生首先得过初考这一关。自11月16日进入考生资格审查、发证阶段后,县招生办陆续出了关于做好考生资格审查和初考准备为内容的简报,对各个公社考场正副组长设置、人员抽调、考场监考员配备、桌凳准备,以及考区治安保卫人员、宣传人员、医务人员、考场维持秩序人员、服务人员配备、环境布置、交通工具准备、考生生活安排等都提出具体要求。

当时的县招生办特别重视做好考生的思想工作,有关简报还介绍了严家公社认真做好报考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鲁迅和红卫两学校迎考当中抓好思想促复习的具体做法。

当年报考人数9390人,实际招录358人

1977年的高校招生报名工作从11月10日开始,到15日结束。全县报名人数计有9390人,其中报考大学的2817人,报考中专的6573人。集结后的千军万马开始过高考的“独木桥”。

纸薄、声脆。当记者打开开中、师范、高校录取名册,看到当年哪些拼尽全力、挤过“独木桥”的骄子们名字时,敬重之情油然而生,薄薄的名册顿时感觉厚重起来。

1977年的招高工作中,全县有358名考生成为“幸运儿”,其中,被高校录取的有190人,被中专学校录取的有66+11(旅游)人,被师范学院录取的有91人。

当年的参考人员中既有“老三届”毕业生,也有应届毕业生,年龄差距成为那个年代考生的鲜明特征。记者在《1977年高等学校、中专、中师录取名册》中看到,当年被录取的人员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大的已经30出头。如新兴镇(今天的昭阳街道,下同)16岁的金航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15岁的徐辉被上海同济大学录取;钓鱼公社31岁的柏

传宝被扬州师范学校录取。

当年被录取的人员中,不乏“学霸型”考生。如:林湖公社的宋新桂、跃进公社(原荡朱乡,现西郊镇)的张敏、新兴镇的王增仁、周庄公社的王建成、水泥制品厂的徐阴秋等五人被南京大学录取;茅山公社的屠志淳被北京大学物理系录取;昌荣公社的韩静云、新兴镇的金立平被浙江大学录取。当时,金立平只有17岁,而宋新桂已经29岁,屠志淳也已28岁。

一生的命运,因那场高考而改变

1977年高考,一个严肃而充满未知的礼物,面对这份突然而至的大礼,不少人显得兴奋、紧张,甚至有点措手不及。

虽然看上去是同样的清晨,但40年前准考证照上的程宏林满头乌发,沉稳的表情下一副心怀远方的样子。今天的他已是银发染头,脸上写满从容、慈祥与亲和。

程宏林是当年全县“骄子”中的一员。对于他来说,小小的准考证,有如一把钥匙,帮助他打开崭新的人生大门。看着当年的准考证,年近古稀的程宏林感慨不已,往事仍历历在目。

1948年出生的程宏林跟随在溱潼教学的父亲生活,1966年从溱潼中学毕业。在上山下乡的浪潮中,他回到老家戴南公社裴家大队插队,与贫下中农一起“修地球”,并很快学会插秧、收割、挖藕、挑担等农活。插队期间,他还做过代课老师、管过果园,当过队办厂职工,1973年,又到戴南公社塑料厂做技术工。

1977年,结婚后的程宏林儿子已经4岁。起初听说“老三届”毕业生可以参加高考时,他还有点半信半疑。经确认后,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到戴南中学报了名。“当时学校里红旗招展,墙上张贴着诸如‘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宣传标语,广播里播放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等歌曲。”对于当时报名的情况,程宏林记忆犹新。因为广里工时紧张,他也没有复习,凭着学校里所学的知识,竟通过了初考。

初考通过后,程宏林一下子有了自信。而老广里舍不得他离开,劝他不要考大学,说在厂里工作也有前途。但程宏林想:读了多年书,就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只有上大学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他找来几本残缺不全的课本和笔记本,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在煤油灯下复习。

当年高考时,程宏林等考生人住在城区

一家招待所。一个大房间里住了20多个考生,夜里点把钟还有人背书,两三点钟又有人起来复习,除了一整夜都没睡好觉。程宏林所在的考点设在“五七”小学,也就是今天的实小,考场在学校西侧两扇门朝东的教室。一个考场有20多个考生,一人一桌,他坐在倒数第二排的座位上,老式课桌不太平整,写字还容易划破纸。因为夜里没睡好,下午考试时,他甚至感觉头有点昏昏沉沉的。

当年的高考作文标题好像是“苦战”,它出自于叶剑英的诗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结合自己在塑料厂正在进行的农用薄膜生产线安装调试经历,他写得很简单。数学、政治感觉也不难,倒是他的强项理化课目,因为不少公式、概念有点模糊,只能凭感觉做。

考完后,程宏林又回到厂里上班。1978年春节后,他接到南京气象学院的录取通知书,3月份正式入学,成为裴家大队的第一个大学生。

插队“修”了几年地球,在队办厂、社办厂当了几年职工,程宏林通过高考走进“象牙塔”,从此踏上观云测天的生涯。1982年1月从南京气象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兴化气象站工作,在气象部门一干就是26年,从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做起,先后晋升为预报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直到2008年从市气象局局长岗位上退休。他并不愿提及自己工作时的情况,但有一事特别引以为豪。1986年,他代表江苏气象部门赴京参加全国气象部门微机应用展览,当时的李鹏总理停下脚步,在他的展台前驻足观看。

“国家命运是紧紧相连的,只有国家繁荣昌盛,个人才会有前途。如果没有高考,我的人生轨迹肯定会有大不同。”程宏林说,40年前的那场意义,看似只是一次考试,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每每想到当年参加高考的一幕,他就更加怀念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他挥动改变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指挥棒”,带领全国人民走进新时代。

特 稿

1

兴化新闻网网址: <http://www.xinghuanews.net/>
兴化日报数字报网址: <http://epaper.routeryun.com/>